

續修四庫全書

宋本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五二三・集部・別集類

縮經堂類藁二十四卷（卷十六至卷二十四）〔清〕陳慶鏞撰……………一

頤志齋文鈔一卷 頤志齋感舊詩一卷 〔清〕丁晏撰……………九五

松龕先生文集四卷 松龕先生詩集二卷 〔清〕徐繼畲撰……………一三五

李文恭公遺集四十六卷行述一卷（奏議二十二卷、詩集八卷、文集十六卷）（奏議卷一至

卷十一）〔清〕李星沅撰……………一二三

籀經堂類藁卷第十六

晉江陳慶鏞頌南撰

書

復劉寬父侍御位坦書

寬父閣下辱書示所得深慰帖屬查林緯乾先生事蹟及世系擢第年分多舛歲月載更叢葛未及裁覆蠢愚疎懶乞恕乞恕近投閑抵散適收書檢架上策并從友人假何鏡山喬遠閩書載藻為莆人字緯乾曾祖元泰瀛州刺史祖萬寵號陽太守父披臨汀郡曹掾遷蘇州別駕贈睦州刺史子九人葦藻著薦辟蘊蒙蘊既官皆御史司馬長史

籀經堂類藁卷十六

藻少與歐陽詹刻意攻文貞元七年省試合浦還珠賦藁成假寐夢見人語曰何不叙珠去來寤援筆修之曰珠之去也山無色兮氣霧冥冥海無光兮空水浩浩珠之來也川有媚兮祥風習習地有潤兮生物振振及擢第主司杜黃裳曰叙珠去來有神助耶莆人擢第自藻始官至殿中御史閩之登第始自藻而昌黎韓公謂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與此不同何也唐人多指鄉貢為舉進士觀愈自言云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愈登第實在貞元八年與詹同榜而云三年舉進士者蓋指鄉貢而言也歐陽詹有所恨詩亦云余待試京師六年然則詹舉鄉貢並

在貞元三年藻雖後詹舉鄉貢而登第先詹一載則自當以藻為始而其實閩之進士並不始於詹藻先是長溪薛令之舉中宗神龍二年進士唯後幾八十年無一與鄉貢故論舉進士自詹始而登第則自藻始九牧之數說亦互異陳氏直齋書錄解題云蘊父為蘇州別駕有子九人世號九牧林氏說與閩書同而以蘊所為父墓碑攷之八子為刺史司馬其一號處士是九牧并其父披數之而邵州集及睦州府君碑不言及處士而為刺史司馬者乃九子其季曰福唐刺史說則何氏陳氏所傳聞異與宋李俊甫莆陽比事云唐林披一作丕字茂則一字茂彥子九人曰

籀經堂類藁卷十六

二

葦曰藻曰著曰薦曰謹曰蘊曰蒙曰邁或作與曰莢俱為刺史號九牧林家或云莢為處士并其父號九牧俊甫自據閩中名士傳林氏續慶圖各書為言而于九牧之名迄無定論及明林俊見素文集九牧公贊云福唐公莢睦州第九子號四明處士初調京兆參軍春秋博士累遷福唐刺史則號處士者即刺史說莢是九子皆為刺史俊為披裔孫有文名數典當不忘其祖然有疑者福唐本萬安縣今為福清地唐名縣不名州舊唐書地理志唐書地理志唐會要淳熙三山志皆言天寶元年改萬安縣為福唐開元間置福州都督府領福泉建漳潮五州後以漳潮歸嶺南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
九年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一
九
七
毫
米
寬
二
七
四
毫
米

籀經堂類藁二

〔清〕陳慶鏞撰

為福泉建汀四州上元初為建汀劍潭泉福六州元和郡縣志福建觀察使管州五為福建泉漳汀無福唐州焉得有福唐刺史抑宋時文人多指福州為福唐福唐刺史其福州刺史與姑存之以蓋閩漳弟蘊字復夢見唐書及黃仲昭八閩通志諸傳記或作夢復非林大鼐編年紀略云蘊小字已奴八閩通志云蘊號赤松皆唐書所未及載元和姓纂蘊為江州判官兼監察黃滔集蘊為水部員外郎林俊然蘊文云唐忠臣邵州刺史故世稱蘊為邵州其遺文有上宰相書三諭橫海將士一泉山銘一睦州刺史府君神道碑文一宗譜序一續慶圖一答顏太守詩一過秦

篇經堂類彙卷十六

三

松嶺詩一惟三書見唐書及唐文粹其餘皆散在他處至緯乾遺文更不可得鄭樵通志藝文略直齋書錄解題皆謂有文集然其書無存矣近世鄉人福鼎王君東嵐從趙茂才文叔乞得邵州遺集并撫拾緯乾文字附為一書而深慰帖末之見其手蹟更難乎其難今得之閩下豈非神物呵護有所待而出耶便中乞將全文抄錄一分以為集中補遺幸甚幸甚天寒唯珍重弗宣

答李子迪檢討先序書

子迪閣下日前承問等韻雙聲之學未及詳說竊以吾儒治書著之語言不若筆之文字所考尤實今即以鄙見所

及并數引前說為吾子訂商焉反切之學始于唐神珙六實公羊傳有內言外言疾言徐言之讀已為反切權輿猶叔然注爾雅音義是漢末人已作反語珙法以三十六字為其母以每一母之第一字為其兄上字定位者以母統子之理下字取音者以弟從兄之義上字固重下字尤嚴由于得母因兄識弟隨字成音隨音得字如古紅切公字即古字知為見母之子即紅字知為宮音之字則反覆其詞曰古紅古公一展轉即得本音之字晁公武讀書志曰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三十六字母分唇齒牙舌喉見溪羣疑為喉為宮端透定泥為舌為徵邦滂並明為唇

篇經堂類彙卷十六

四

為羽精清從心邪為牙為角照穿床審禪為齒為商其序由喉而出而次以舌以唇又返而為牙為齒也再次則為二音之合而曉匣影喻之為喉牙合以合宮角也非數奉徵之為唇齒合以合商羽也來之為喉舌合以合宮徵日之為齒牙合以合商角皆有自然之序存焉玉篇載四十字母東方喉聲何我剛鄂訶可康各西方舌聲丁的定泥寧亭聽麻南方齒聲詩失之食止示勝識北方唇聲邦龙剝電北墨明邈中央牙聲更硬牙格行幸富客所傳與三十六字唯定泥邦三字同耳而其餘皆異則知取音亦不必一定其字然非審母無以得位非定音無以取聲則實

書字也。正疊韻書余言書與余皆魚韻字也。傍疊韻微里言微與里皆紙韻字也。正到雙聲書商言書與商皆審母字也。傍到雙聲余陽言余與陽皆喻母字也。角一圖正反古岳角言古岳切乃角字也。到反角伍古言角伍切乃古字也。正疊韻古伍言古與伍皆虞韻字也。傍到疊韻角岳言角與岳皆覺韻字也。正到雙聲古角言古與角皆見母字也。傍到雙聲伍岳言伍與岳皆疑母字也。微一圖正反陟里切乃微字也。到反微力陟言微力切乃陟字也。正疊韻陟力言陟與力皆職韻字也。傍疊韻微里言微與里皆紙韻字也。正到雙聲陟微言陟與微皆照母字也。傍到雙

青如起起躡躡彳亍峙蹠觀連遽誕謾糅縈揭拮据
猓銜贅顛攷瘖餐飭巧初移倚其為形容之詞者如壹壹
澤汰漂瀨颯颯稽楸磊砢妍媿姘妓窺髣髴麗塵圪蟻
駝鹽慘差參差參差此皆雙聲者也疊韻之為物名者如
裁薛附婁俤倪嬰娛嬖婉嫫體解廐委尻觥拏毼令鶩鴛
刁鷄醺齔舊留鷗鷗蛎蛎易蜃蜃蜉蝣蠋蛸悉蜚螟蠕蟲蛸
蛱蝶蚰威蛇蛟丁蛭黨蟻堂蜾蠃蒲盧走龜螭鼇蝦蟆
蝟蛄蛸蛸穉稂秧復群蓑夫渠菡萏茅蒐茹葦玫瑰穹隆
鉅銀銀鏐釜鐔槍唐令丁鎧鏡甌詵櫪榭筐當枹雙路艘

湖北後漢陰臨葛過於商州一帶萬山攢簇其西為陝之
界安其東為楚之界陽大牙相錯層巒疊嶂綿亘千數百
里實坤輿之奧區盜賊之淵藪故往史所載動曰南山盜
賊姑舉前明及我

朝約言之明成化時劉通蠢動於房縣其黨李原王洪王
彪擾及川陝非項忠討之於前原傑撫之於後則蔓延不
知底止正德間藍廷瑞偽號順天王鄧本恕偽號刮地王
起於保甯蔓及川陝非洪鍾彭世麟設計誘擒其蹂躪不
堪言矣其後在陝界者何冕嘯聚西鄉之星子山淡文省
盤踞金州之王莽山李三負固紫陽之高峰寨在川界者

續經堂類稿卷十六 九

劉為盜於保甯曹甫焚掠於營蓬喻思順竄擾於通巴
在楚界者有荼毒鄖西之楊文政巢竄房縣之王斌倡亂
巴東之黃中所在掠地劫民大肆屠戮元氣已耗而最不
堪其擾者則崇禎時之李自成張獻忠竊據三省之間殺
戮之慘從古未聞幸仗

太兵弔伐元惡伏誅而餘氛猶熾陝有劉二虎小紅狼分
踞興安甯美川有姚黃十三家盜弄於保順達夔楚有黑
搖旗馬黨塔楊啓明竄屯於房竹大甯旋滅旋起直至康
熙二三十年漸次剪除而嘉慶之初又起白蓮教匪之變
最難撓伐合滿漢兵丁十餘萬征勦五六十年之久不能奏

功然後用堅壁清野之議始能縛大憝於
關下嗣後有五狼之兵變將軍山之土匪一不旋踵而撲滅
賴

國威正盛之時耳南山同在化日光天之下而何以好亂
若此實因土著之民十無二三湖南湖北之人居其五廣
東安徽江西之人居其三四五方雜處雖衣衿紳士之族
亦鮮有譜牒可稽其最易藏奸者曰木廂曰耳扒聚烏合
之衆而役之皆無賴也饑甚則食力稍飽則醉鬪姦賭無
所不至其人率無名以形之長短面之黑白光麻為名其
行皆由盟會非同胞族姓之次名行固不足據卽姓亦多

續經堂類稿卷十六 十

子虛在陝罪發則遁川在川罪發則遁陝吞舟之魚屢經
漏網則膽益大而心益野囑匪則相從劫掠遇兵役亦相
幫搜捕游蕩既久遂入於紅錢黑錢錢匪卽囑匪也始於
西蜀散於南山其為首者曰帽頂暗言其為主也其次曰
大五小五暗言大王小王也又其次曰大老幺小老幺言
兄弟也以下曰大滿小滿其新入夥者曰姪娃娃將往某
縣指其官其姓曰趕某家場執械成羣藝精黨固地方官
法令稍寬則聚而滋擾查拏嚴密則去而之他鄉約保長
不敢正視少與為忤焚掠之殃立行報復晝擄場市夜劫
富民小則拒捕抗官大則搗竿謀逆而又有傳習邪教之

徒潛煽其間教匪愚而詐咽匪悍而狂教恃譟張之小術
咽恃殺叔之小勇咽匪盛則教匪為之謀主教匪盛則咽
匪為之先驅伏戎于莽實為隱憂况目前兩湖之避賊者
不知幾千萬人輾轉於南山一帶良懦者非常驚恐慄慄
者為之動搖不必賊匪竄入其間而已有不可終日之勢
昔東晉之後稱雄於蜀之李特即由陝入川之流民也可
不慮哉為今之計莫若於商州一帶來岸堵禦招集南山
鄉民修寨圍練仿前明盧象昇巡撫鄖陽行堅壁清野之
法咽匪教匪既不為嚮導賊匪自不能翻山踰嶺而來即
來亦無所掠况南山之內各處山寨星羅棋布大者能容
數十人小亦容數百人擇其有險可扼者疊石為垣於山
麓萬不失一此防賊由楚入陝之要略也至於出奇制勝
大君子自有良謀耳言不盡意幸啓迂愚
與駱額門中丞秉章書

續經堂類稿卷十六 十一

額門中丞年大人閣下近聞郵報悉榮署湖北巡撫篆吾
道幸甚天下幸甚拯民塗炭在此一舉特武昌既為賊據
巡撫衙署一敗塗地
天子命於荆襄兩地酌量地方緊要暫行紮駐此誠
聖慮之周詳也竊計全楚之地襄陽勝於荊州與其駐荊
州莫如駐襄陽何也

續經堂類稿卷十六 十二

朝廷調直隸精兵及東三省勁旅自北兼程前進會合兜
勦布置嚴密賊勢勝則下江南賊勢敗則入川陝此情事
之必然者查武昌漢陽之西北徑抵襄陽水陸齊驅一過
襄陽東折則入汴梁西折則入長安其地實南北之咽喉
也現在武昌漢陽之間南東北三面籌備夾攻只空西北
一面則賊所垂涎者未必無意襄陽請以形勝言之武昌
者從古之都會襄陽者從古之要害要害之地我據之則
可以制賊賊據之則可以制我唐顏師古所謂在我為要
在賊為害者也春秋楚之興也以其滅鄖子之國而有襄
陽楚之亡也以北獻上庸於秦使秦人得開武關而南下
是武昌都會之命實懸於襄陽要害之地也自後南北之
爭亦以襄陽為勝敗南人之必爭襄陽也漢劉表之踞荊
州蒯越勸其北據襄陽向使劉琨不舉襄陽以降魏則魏
師安能乘勝而南下此南人失襄陽之害也東晉之時前
有桓宣守襄陽繼有桓溫鎮襄陽而桓溫能以陳師灞上
修洛陽諸陵柳元景得進據潼關而戰於峽下若非據守
襄陽安能至此南宋初立趙鼎張浚輩所疾呼以圖固守
者唯曰襄陽襟喉地也命岳忠武鎮之一時中興諸將稱
開擴功者以岳為第一此皆借襄陽之形勝乃能立威於
北者南人據襄陽之利也若北人之所必爭襄陽者符堅

窺晉之初亦知命重兵陷襄陽執朱序矣若乘此浮漢入江順流而下桓沖將不知死所乃引兵歸去豈待八公山草木皆兵而後知其亡耶此北人失襄陽之害也魏武赤壁之敗倉皇已極宜其速歸許昌計不返顧矣乃命樂進守襄陽後周瑜諸葛亮竭盡心力而襄陽不可與爭吳蜀終不能越此以侵魏魏之所以制吳蜀之命者襄陽也隋之滅陳唐之滅蕭銑亦皆出師襄陽及元之侵宋誓必破襄陽而後南下故至五年之久不克不去既破襄陽則阿里海涯以為漢水上游已為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滅自是果破郢破鄂勢如破竹數節以下無處著手此皆北人

籀經堂類彙卷十六 十一

失襄陽之害也合觀古人之得失利害而謂全楚之命不懸於襄陽者未敢信也今即賊匪無甚遠略不能席捲襄郢長驅河洛而近日竄入黃州則其東下江南事機已露我果以重兵據襄陽扼武漢之上游賊如分股東下江南河南合兩路之兵仰攻橫擊而襄陽之師可以直抵武昌埽其巢穴賊即全股東下而襄陽之師更可繞漢水而南出靳黃以為後勁蓋襄陽其下游非祇為武昌計而實為江南計也其上游非祇為南陽計而實為川陝計也宋名臣李忠定云唯襄陽以接中原西通川陝又曰天下形勝關中為上襄陽次之由襄陽而南陽西折而入潼關此

入關中之正道黃巢李自成之所由也自襄陽趨商州而過武關此入關中之孔道漢高帝之所出也孰謂全楚之門戶不扼要於襄陽哉若荊州為巴蜀通道亦荆湖一大要竇觀魏武之師方至江陵距江東二十餘里張昭輩竟欲以全吳迎降蓋吳所恃為固者長江魏至江陵則長江之險與我共之其勢不可遏也然荊州為入川之地其害輕襄陽為入陝之地其害重入川則山重路窄破之易為力入陝則兵足馬肥破之難為功且賊由岳州東竄未必再行西折而荊州舊有將軍駐守尚可控制一方襄陽則無大員彈壓萬一賊至此北而南陽新野西而商州藍田

籀經堂類彙卷十六 十四

出沒四散何以能當則荊州之與襄陽孰緩孰急必有能辨之者閣下經緯在宵明昭徑寸兩利相衡必取其重諒必早見及此無用區區獻愚然素叨摯愛敢以蠡測私忱為高明瀆焉天寒起居勝常為頌倘蒙賜教朗照弗宣復陸稼堂中丞應轅書

稼堂中丞年大人閣下屢奉賜書稽遲裁答諒庸特甚乞恕乞恕日閱邸報知向軍門於正月元日追勦賊匪越日克復武昌誠如是即李愬之雪夜入蔡州秋青之元夜奪崑崙何以異此但賊現據陽邏及漢鎮山等處遙搗賊勢其下江南者十七八其上河洛者十二三兩江之九江安

不可不防而河南之光州汝寧尤不可不備也查陽
遷近豫之光汝其地卽在黃州西北百二十里元豐九域
志黃岡縣有齊安久長靈山圍風陽遷沙湖龍坡七鎮而
七鎮以陽遷為最險陽遷古戰場也明一統志載宋置堡
於此東接蘄黃西抵漢沔南渡江至鄂北據五關五關者
大城關在黃安北宋時屬河南汝寧羅山縣是卽元世祖
之所入也木陵關在麻城北接河南光州界是卽梁夏侯
夔出義陽之所拔也虎頭關在麻城東接河南商城界是
卽宋苴珙集戰士以禦金人之路也白沙關在麻城西北
去光州僅二十五里是卽北魏鎮南將軍元英破梁將吳
子陽處也而黃土關接白沙亦在麻城毘連光州光山是
五關皆與河南接壤宋李璽乞復五關疏云虎頭關形勢
最險兩山千仞一澗激衝黃山關形勢聳峭白沙關與黃
土關相去密邇木陵關山路峭壁委折而上大城關山勢
不甚高峻而橫斜盤繞修善關卽在其旁元時巴延軍次
漢口宋都統守陽遷元以史塔刺渾為總管進軍沙洲抵
觀音山堡遂以破其後阿珠卽以雪夜乘舟至青山磯徑
渡江假使宋知五關設險元兵何以能飛越而下今者賊
由武昌潰出其大隊紛紛上船復以小隊屯陽遷論者皆
以為勢必下江南然下江南固在意中而上河洛亦非意

外且安知賊非以疑兵指江南而以潛兵伺河洛卽或分
隊而出半在船半在陸則南北皆受害此又不可不慮者
比讀閩下疏報前出南陽於桐柏鄧州新野內鄉浙川分
支防堵業已周密則於南陽一帶可保無虞特今所患者
不在南陽而在光汝宜移節鎮守二州周視情形以為防
禦之計仍飛咨湖北巡撫於五關扼要處重重密置防兵
一夫當關萬夫莫禦則賊必不能北竄而大軍由安慶九
江湖流而上用戰艦火攻併力追勦而我以伏兵為密應
倘賊一來掩而襲之必使匹馬隻輪無反者夫出奇制勝
督師之權也嚴衛設防巡撫之責也先發者制人毋制於
人蓋我無制賊之方則賊為負隅之虎我有制賊之策則
賊為游釜之魚矣迂談狂論越俎之嫌願乞鑒諒陽律春
回起居曼福伏惟霽照弗宣

經堂類纂卷第十七

晉江陳慶鏞頌南撰

讚銘說 策問 策對

賈門盧貞婦讚附錄何氏說

盧氏貞女也其曰貞婦何在盧稱貞女在賈稱貞婦何言爾盧母家也賈夫家也貞女從母辭也貞婦從夫辭也文為賈氏著故曰貞婦也然則成婚矣乎曰未成婚也未成婚則曷為謂之貞婦曰已歸謁賈氏之廟矣其歸謁賈氏之廟奈何德州故相國盧文肅蔭溥有舊于故城內閣舍人賈純夫錢以女字純夫之子曰汝愈汝愈歿盧氏年十二聞之呼天矢靡他則惟曰我儀馬爾矣矢靡慝則惟曰我特焉爾矣既長問其志曰願長事吾親也久又曰願長事吾親也父母知不可奪憐而許之佐理母家政勤而有禮事母母終喪如一文肅之晚而退也痿痺為崇侍湯藥色憂亦憂色喜亦喜于是年五十矣汝愈之兄子臻通籍翰林請于文肅迎氏歸乃執豆蓬歸謁賈氏廟既迎歸則為賈氏婦矣壻沒而婦迎歸于禮有乎曰廟見如壻存用吉禮畢反喪服辦成踊用奔喪禮禮之未有者可以義起也其年以臻官過

恩貤贈汝愈為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氏為孺人從賈請也

經堂類纂卷十七

一

經堂類纂卷十七

二

先是臻有兄曰秬其父汝愚奉舍人命為汝愈後五歲而殤至是臻復以次子啟陰立為嗣于秬子行也于汝愈孫行也為汝愈也孫者則為秬也子凡殤不立後秬五歲為無服之殤何以得立後為盧氏立也曷為為盧氏立汝愈卒十四歲亦中殤不得立後有盧氏則當立無盧氏則不當立何言乎有盧氏則當立盧氏歸成婦禮則汝愈亦責成人禮矣責成人禮有人父之道故得立也汝愈得為孫則秬得為子宗法上治祖禰下治子孫無無子而有孫亦無無禰而有祖秬既立為後矣是已承之也今來為後者亦當為其後禮之未有者可以義起也是秬亦有父道乎曰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言殤無為人父之道不以殤者之為父而但依本服服此殤則是實與而文不與也曷為實與而文不與實者宗治之大者也文者禮法之隆者也與其為殤者子恩掩義崇與殤者之為父義斷恩也然則有嗣孫無嗣子無乃不可乎曰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凡成人而死得立子孫為後不得立兄弟為後無子立孫仍當懸其位而旁敘以己所自出所謂與其廢而絕之母若繼而存之為夫猶愈于己也子公羊子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仲嬰齊為兄後孫以王父字為氏譏其亂昭穆也然則無子立孫猶可立兄弟則不可也盧氏歸使

賈氏支祀二殤得以復存君子于是焉嘉矣道光十四年冬以貞孝狀上得

旨予旌建坊題名如例揚盛典也書曰貞婦尊賈族也

讚曰柏舟序詩共伯蚤死共姜守義此貞婦之權輿與夫子列諸鄘風之首而繼之以牆有茨然則敦勵人倫維持風化端賴此貞節之操南史紀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欲嫁之誓而不許題曰衛婦貞義之門魏書紀盧元禮妻李氏至孝聞乎州里標季盧二門號曰貞孝女宗盧氏知禮守義一鰥不移于母家為孝女子夫家為貞婦宜當標賈盧二門以為風俗勸其邀 褒封而受

續經堂類稿卷十七 三

旌典也君子曰可以風矣

門人光澤何氏秋濤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哀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禮明文也然則壻死女斬衰以弔既葬而除之禮如是而已盧氏守志不奪老歸于壻氏奠菜于廟立嗣子撫之若是者女也而執婦道非禮與曰禮之權也賢者之過也聖人嘗許之矣孔子刪詩于邶錄柏舟劉向以為衛寡夫人者御覽本列女傳宣夫補注誤太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第立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慰

于齊兄弟齊兄弟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于詩斯言也則未知其魯詩之說與初聖之祖楚元王受魯詩故毛抑韓詩之說與中聖之祖楚元王受魯詩故毛抑韓詩之說與詩多與韓詩說同故王伯申先生及馬要以此紀貞婦自此始而首列于經故曰聖人嘗許之矣聖人既已許之而又奚議曰非議貞婦也乃疑于立後而議耳其疑于立後奈何曰貞婦之夫中殤也其舅為之立子矣既歿而又殤今將為貞婦立子則諸子中無其人也將為立孫焉則未知無服之殤之得立孫否也

續經堂類稿卷十七 四

曰斯事也禮與律異禮無為殤立後之制也喪服小記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注曰言為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疏曰為殤後者為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為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為子也注云據承之者既不與殤為子則不應為後今言為後者據已承其處而言也云以本親之服服之云者依其班秩如本列也以上皆案曾子問云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是殤不立後之確證故小記之為殤後鄭注不以為人後解之此禮也由禮之說非特無服之殤不得立後即貞婦之夫之

中殤亦不得立子此為凡為殤者言之也非為貞婦之夫言也制禮者紀其常不紀其變據其經不據其權故不為貞婦立之制也律則詳之矣于例已聘未娶息能以女身守制應為其子立後是貞婦之夫雖未婚得立子非他未婚而天亡者比蓋有貞婦則夫婦之禮具夫婦之禮具則成人也非殤也喪服篇有為夫之姊之長殤之文夫之姊有長殤則夫之齒固未冠也既娶矣得不以成人禮治之乎律若曰為貞婦之夫者不當以殤待之此立子之說見于律者也至于貞婦所立之子復殤則例所謂尋常未婚天亡

篇經堂類彙卷十七 五

者不得概為立後也于此亦有說以通其變乎曰有之例又曰獨子天亡而族中實無昭穆相當可為其父立繼者亦準為未婚之子立繼曰獨子天亡非專為貞婦所立之子言而貞婦之子亦在其中曰準為立繼雖不明言為若干歲之殤而上中下殤及無服之殤皆可立繼之義亦在其中故貞婦之夫之立子以成人禮治之也經也貞婦之子之立繼不以成人禮治之也重宗也戒紊昭穆也權也經權雖殊其本于律則一也夫詩以明風化之原禮以立彝教之則律則經世之大法皆不可背者也聖人之有取乎貞

婦也于詩既詳于禮奚畧蓋以未配守貞非恒情所及立為定制則恐因死以傷生則其微言則恩緣情以害義故詳著其事于詩而深沒其文于禮使知未婚而夫死者不必一定守制其有能守志固亦聖人之所許後聖有作可援禮以義起之說以昭成憲則亦不患禮之未備也厥旨精矣愚故以為貞婦之立後宜一依律文立子律也有殤子而立孫焉亦于律不背也國家繼絕之典與旌善之義同條共貫恪守之可也昔夫子作春秋所紀節女惟紀叔姬宋伯姬二人紀叔姬以待年之媵而始終卒葬詳書于策蓋

篇經堂類彙卷十七 六

深嘉之乃將于紀侯去國之後載叔姬之歸鄆而先于紀侯去國之前著紀季以鄆入齊之文蓋叔姬心乎紀者也不志紀季之以鄆則紀為齊滅疑叔姬之無歸矣故書紀季以鄆存紀也幸叔姬之有所歸也伯姬守節不見傳母不下堂逮火而死春秋書納幣詳錄其禮以殊之今盧氏心乎夫家而其嗣不立將無所歸故為立孫以繼之亦春秋之志也矣疑焉

題呂西村髯可我我圖讚集易林語

文山紫芝溫山松柏和氣所居欣喜爽懌樂我君子德義洵美引壽牽鬚與福為市衣冠立中莫依為輔從容長閑

遨遊仁宇入門上堂動作有光金泉黃寶富如履倉黃帝

神明倉皇奉使崔瑗草勢為文開基日中為市黃帝

古文頤禹作神鼎金梁鐵柱南山會稽天之奧府頤碑解

釋鈞帶多魚銅斗商伯有功授我龜紐文鈞鳳凰街書周

國茂興玉杯天授輒有獲增周大乃見宣室生育賢人

魴鯁訓詁膠鼓作仁石文丞相命駕嵩高岱宗知泰興起

諷德誦功蘇玉相詩王孫季子分為兩豎八字形藏在蘭

臺神明所住秦王仲下即萬里心獲所守贊為隸圖各

有配偶泰下人程漢臺為泰封禪巡狩典策法書不失

其守西漢徵詣黃門章虎炳文簡易理得喜來如雲漢

續修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續修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續修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劉季發怒張子馳說知耗滅寡虛羅張目列後漢

劉伯英作草書隨時轉行新得我美草薛信梁滅文懼以

相保不宜杜亦林公莫適所與衛子善辭不知迹處杜

林文紀賴其天幸靈輒以存邯鄲反言駕入喜喜門

衛桓云曹善善家即郭師焉曹伯愷涕費更相談詢明

堂太學白虎椎輪太經鮑生淮邵濟鮑著雄處弱水楊作

籀經秦整聖一作冠哀微復起南循汝水卡南許渙然冰釋

灌頤鮑同徒注斯鮑膏澤鮑高鮑邑具在玉歷盡已

君贊其明舉手循理鮑高鮑利以博取懷胡鮑母德音鮑

疑當否實勞我心胡母鮑博學鮑以上駕黃鮑取鮑

樂太史鮑史鮑配相相迎黃帝所直日益章明許書鮑云鮑

描造禮鮑雅言鮑文鮑字鮑于鮑微鮑等鮑令鮑善鮑賈鮑遠鮑息鮑資鮑許鮑氏鮑師鮑為

五經六紀見孔聖師許古鮑文鮑嚴鮑云鮑可鮑得鮑而鮑說鮑皆鮑部鮑衣鮑同鮑在

位不破不缺唐國大安乃徐鮑小有說鮑為鮑南鮑唐鮑時鮑大鮑斧

所視六體不易左指右揮使石潔白西望華首東上泰山

東山西岳大得意還鮑卓斯以思麟鳳成形非和氏寶

珠鮑無以供靈鮑思初道古小大相保陳倉雞鳴

在鮑本與以為寶鮑文鮑倉鮑黃鮑不勝鮑黃鮑為鮑古鮑文鮑書鮑鵠起

追求抱其葬冠帶南游鮑文鮑鍾鮑科鮑作得其幾鈐刀攻

續修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續修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續修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玉大尾小頭相與合屬鮑科鮑斗鮑冊鮑書鮑之信累累俱在封居河

間鮑文鮑謙鮑王鮑得鮑俱歸北海鮑為鮑漢鮑鄭鮑康鮑成鮑延陵說鮑產鮑顏鮑淵鮑問

駕樂我嘉友甘露醴泉安息康居嘉禾之國鮑嘉鮑禾鮑與鮑遂鮑至

東萊呂嘉未有得

戊子冬余到廈門訪西村同年見其酷者金石篆畫精

礪心焉好之別後念益深于是十四年矣今計偕來都

獲叙前歡余近日同有是癖但徒好而不能書西村則

于此折三其左篆隸皆名於世歡談之下至於忘味既

而以所畫小照顏曰髯可我我圖屬余題因適讀焦氏

易林書繆綴語成篇并誌船宇始末竊謂今文家說春